

半瑶之躯

文 / 辛 木

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小说银奖

—

她这半年，有无数次想抓住在眼前跃跳的小鹿。

那头小鹿如水如玉，欢悦灵动，在她眼前跳，在糖尿病人统计报表上跳，在手机屏幕上跳，在病床前母亲身上跳。

但当她伸出左手时，手臂变成一段枝丫，斜伸而出的千年青檀木，无法触碰到鹿的一丝一毫。

树和鹿之间的区别，隔了太久时代，这要追溯到亿万年前植物和动物的迥异。

她一个人静坐时，那头小鹿会偎依在她手边，像在树旁歇憩，静默如一幅油画。

她二十五年的时光，一直是鹿的形态。半年前，她奇异地出现了变化，身上细胞从身体不可测的深处开始晕染，长出了植物才有的细胞壁。

她的身子一半是鹿，一半是树。一半欢愉，一半禁锢。她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完成了植物和动物的融合，成为冬虫夏草，延续她今后的岁月。

变化许是从医生这份工作开始。

从医，是陆瑶一直以来的理想。她成绩不错，若是高考发挥正常，考个二本的医科院校问题不大。但高考时出了意外，为了从医，只能去了分数较低的广东某职业技术学院的全科医学专业。完成学业后需自谋生路，或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去乡镇卫生院。

时至今日，她还记得那个煎熬的六月七日。

当试卷一发下来，她就觉得头昏眼花，一种恶心感在上腹涌动，一只诡异的手从胃里凭空出现，顺着食道攀爬，狠狠地攥住了她的喉咙。

天旋地转，一阵难以抑制的呕吐。等难受劲过去，她才发现，刚发下的语文试卷已被污染。

她茫然失措，根本记不得监考老师如何将那份试卷处理好，根本记不得浑浑噩噩的自己是如何将答题卡涂完。

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其他同学迫不及待地冲出考场，她一个人在监考老师催促下仓皇退场。

校门外，翘首以盼的家长形成堤岸，被同学们迅疾汹涌的浪潮撞击。她落在后面，孤寂走着，感觉到一股液体不可控地从身体内部流出。不用看，她也知道——那个来了。

高考前，母亲听了过来人的意见，从医院开了避孕药，想延迟迫在眉睫的例假。

例假是延迟了，但换来了呕吐。

这是她第一次用医学改变命运，虽成功，却仍一败涂地。

那个夏天的记忆，变成了一张被呕吐物污染的语文试卷，和一条染着红花瓣的百褶裙。

二

全科医生，一般会在大型综合医院的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进行三年培训，再根据综合成绩，和相应单位签约。成绩好的容易在城里的社区服务中心工作，差一点的去乡下。大多数人在规培期间用功，无非也就是想让五年服务期的地点，能离城市近一点，再近一点。

但这一届成绩最优秀的她，却去了广东某县最偏远的僻壤乡卫生院。

明明是和深圳的人力资源公司签的合同，以劳务派遣形式去社区服务中心。五年服务期满后，可以考编或自由跳槽。说白了，就是打工的小医生，和大医院里有铁饭碗的医生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两年本科毕业的医生尚且找不到工作，大专毕业生如果不去找医疗单位签约挂靠，工作证明都没地盖章，没办法考执业医师证。

僻壤乡卫生院医生辞职流失严重，但上面分派的慢病管理任务必须有

人要干，只能招聘劳务派遣人员来填坑。院长硬是从公司那，把她要了过去。种种戴高帽，种种画大饼。

初历社会的她哪经得住领导的轮番忽悠。头脑发热的她，抱着服务偏远山区群众的志向出发，直到在乡镇中巴上又一次呕吐时，才萌生悔意。

这里是三县交界处，缺地少田，人口不过四千多人，大多砍柴养猪为生。离县城足足有一百多公里，加之乡路蜿蜒颠簸，来一趟县城，也要三四小时，竟比从县城到省城还耗时。回趟家，转车坐高铁还得一个小时。

什么是依山傍水，这村子真就是依山傍水。在鼻屎大的溪边和山边平地，硬生生挤出个乡政府所在地。

卫生院就一幢楼，凹字形，共四层，集合了急诊、门诊、化验、放射、行政，以及顶层的职工宿舍。

外面是山和田地。她睡在宿舍的单人床上，能闻到山顶拂来的青草香，以及深山中地上覆盖的腐败落叶气息。

乡里最多的是留守儿童和老人，青壮们大多去珠三角打工。

孩子们拖着鼻涕，在路上和土狗一起奔跑打架。老人叼着旱烟驼着背，眯着眼睛在路口发呆。

时光在这里，像被封印住了，丝毫不感觉不到它流淌。那一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珠三角，这一头，依旧活在上世纪。

深夜里，她被山中猛然响起的鸣叫惊醒，蝉不像蝉，蟋蟀不像蟋蟀。她在房间里心惊胆战，不知是何种虫豸，声音是如此之响。她还听到“吱吱声”，应该是老鼠。老鼠已经是让她毛骨悚然的东西了，但这声音越来越低，仿佛黑夜中有一条蛇，正在绞杀这只可怜的老鼠，吓得她一夜未眠。

幸好隔壁男同事发出隐隐约约的呼噜声，让她稍稍觉得心安。待到温润迟钝的晨光一节一节爬到了窗前，她才敢从深深的被窝中爬了出来，强笑着开始一天的工作。她问其他同事，那夜里的鸣叫是什么昆虫，但同事们却茫然地说没有听见。这鸣叫，成了她在深夜里的独享，无人分担，无法安睡。时间一久，睡眠不足，随着鸣叫，会渐渐出现头晕头痛。

如果说在车上呕吐时，她仅仅是有悔意，那么头晕头痛的时候，陆瑶对这个地方就是厌恶了。虽说她自己也不过是本省里小县城土生土长的女孩子，甚至祖辈也是从某个山沟沟走出来的。

祖辈拼尽半生走出深山，为了后代教育问题，而她花了十几年苦读，却走进更深的深山。这里的年轻人去珠三角打工，而她反向来乡村打工。但她觉得自己毕竟是个现代人，意外来到这鸡不拉屎鸟不生蛋的地方，某些建筑上还刷着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口号。

她看什么都不顺眼。那条连接外界的公路，竟仿佛一条时光隧道，自己不过是从隧道缝隙跃迁而来的未来生物。她真恨不得回到过去，回到大学里的通宵教室。医院里带教老师扔给他们的病历，即使堆积如山，都不再面目可憎。

做个基层医生，一是要坐，在卫生院天天填各种慢病报表，如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等。卫健局和疾控中心催命般要数据，给病人开药看病反而很少。二是跑，跑各个乡村去随访。有时候乡路泥泞，偏上加偏，要到晚上才回得来。但必须要跑，七八十个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几个孕妇。县里疾控来检查，要求每一个人都追踪到。这些事，卫生院老资格有编制的医生懒得干，院长也叫不动，都是扔给他们这种劳务派遣人员。

她下乡的时候，那些病人经常不在家，要么采茶叶、种地，要么去县城帮子女带孩子。但疾控来检查的时候，他们又会信誓旦旦说医生们从来不去他们家随访，疾控中心就批评他们造假。

有次雨天，她骑电瓶车下乡，车胎被扎破，困在一户早已荒废的破房子屋檐下。窗户残破，蛛网横陈，家具积满灰尘，尚有功能却被主人遗弃。外面是无边无际的山林，山林如海，卫生院如沉在海底的蚌壳，听不见风声，看不见白云。

卫生院门口就是公路，这是乡里和外面世界的唯一脐带，各种商品会运进来，让她感觉到自己并不是与世隔绝。

这人烟稀少的乡政府所在，最兴旺的时候，就是赶圩的日子。那天，公路上会瞬间充满各种人和物品，汽车也开不动，也不知道这些人是哪里冒出来的，就像雨后的山里瞬间冒出来的青色蕈伞，挤得满满当当。

这时，赶圩的农人们会顺便来卫生院开些药。降压药和降糖药自不必说，慢病补助可以让乡民们用极低的价格得到控制病情的药物。但参麦针是最受乡民欢迎的药品，这介乎于补品和药品之间的“圣物”，是乡民们的信仰，有了参麦针，可以让他们干活有劲，身强体健。但由于输液管制，参麦针

已经不能轻易在门诊挂了，这惹得乡民们抱怨连连。

工作后刚满一个月的圩日，一个老人走进她的诊室，用方言说自己胃痛，要开点胃药。她查体后感觉确实除了胃炎没有其他疾病，卫生院设备有限，血化验都很多做不了，更遑论胃镜了。要像人民医院那些主任专家们对着一个腹痛病人头头是道排除胃肠破裂、心梗、肝胆疾病等其他鉴别诊断，在这里绝无可能。

她给他开了几颗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告诉他一次一颗，早餐前服用。

次日，卫生院大门，急促叫喊声破袭而入，昨日那位老人被人用双轮木车推进来，脸成青色，声息微弱。院长和几个医生忙迎上去，又是按胸口，又是打电话。她也上去帮忙按压，却被家人一把推开。

据说，那位老人回去之后，便依着她的话，在次日清晨，将一颗还藏在铝箔中的胶囊，放入口中，将这带着尖利边缘的胃药用水送下。

最终老人没能救回来。

当晚，月光从木窗檐下流了进来，淌满了一屋子，伴着那些诡异虫豸鼠蚁的声音，映得在床上的她脸色青灰。

在月光中，她许了个愿望，那是尽快离开这里。

卫生院的抢救设备太差，一旦出现急危重症，医生的抢救能力倒在其次，很多化验做不了，也预测不了病人的严重程度。县里的救护车赶到这里也得三个小时。

不过如今，这里的一切已经与她无关了，她的愿望实现了。

三

那一日，卫生院所有的目光追逐而出，围剿陆瑶和她父亲。她工作半年，从未享受这种殊荣。她就要永远离开这深山了。

父亲把七八个行李袋放到车上，里面有她在卫生院的所有家当。尽管才半年，她惊讶地发现行李出乎想象得多。

人总是这样，在一个地方，所带走和留下的，总比自己想象的要多。

凹字形的大楼像一面透镜，同事们三三两两的复杂目光被聚拢，照射在她身上。但今天阳光泛黄，照在她头顶，使她可以忽视这些目光之后的含义。至于什么青草味和腐败霉味，更是被驱散。她踏着一重一轻的脚步，

再也听不到虫豸的鸣叫，只有脚步回声拖沓，像是挽留。

院长向来巧舌如簧，以前一边劝她扎根农村，一边吹毛求疵挑剔工作。但今天，院长出乎意料没有言语，只是默不作声拍了拍她的肩膀。

回到父母在深圳城中村租住的家里，她就一直躲在房间里不出门，将自己幽禁了起来。

她自中学起，就跟着父母住在这个城中村里。邻居时常变换，总有老面孔。虽鱼龙混杂，腔调天南地北，但共同在这个城市打拼，也有着一样的生活方向。一千七百万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有户口，谁也不会瞧不起谁。

在卫生院上班时，每个晚上她都会想回家，无比煎熬盼着周五。她不想再见到那些乡民，在城中村，哪怕是和外卖员、奶茶店店员聊个几句，也是非常舒适。

但这段时间，只要她出门遇见熟人，那一眼两眼的目光就直直看透进她的衣服，她就觉得是赤身裸体站在人群中，全身上下一览无余。她像一具解剖教研室的人体标本，被人围观点评，搞不好还要被一刀一刀凌迟一场。每次从人堆里走出来只剩一个人的时候，她都会有一种精疲力尽的感觉，死过了一般。

父母知道她心情不好，也没管她。父亲上班摸鱼，下班忙着开滴滴赚钱，有时候也会接一些跨城顺风车单子，回家时间不太固定。母亲晚上回家，在沙发上一坐就是很晚，不知道是看电视还是看手机，最近居然嘴里念念有词开始念起经来。读大二的弟弟放假回家，对她也从没好脸色，一天到晚不在家。也不知道是去和同学玩，还是去网咖打游戏。

陆瑶其实也会打游戏，以前常和朋友打王者荣耀。她喜欢用瑶打辅助，一是游戏角色和她同名，二是容易上手，跟着高手走就行。

她会想着，要是真的有游戏里瑶的被动技能该多好，遇到致命打击，会瞬间变成一只鹿。敌人几秒钟之内无法攻击她，还可以附在队友身上保护队友。

她已经半年没打游戏了。今天上午，她在房间里实在无聊，抖音也越刷越无趣，终于打开了游戏。

刚一上游戏，就有人邀请她打排位赛。这人是小野，以前常和她一起玩。

小野问她怎么这么久没玩。她只说工作忙，小野也没多问，开始游戏。

她毕竟太久没玩，完全不在状态，没一会，其他队友就破口大骂。王者荣耀应该是最容易骂队友的游戏了，很少有人感叹对手强，多是骂猪队友的。

陆瑶一边挨着骂，一边笨拙地操纵着游戏里的瑶。受到敌人致命一击后，瑶变成一只透明小鹿，一跳一跳，居然从手机屏幕里跳了出来。她伸出手，发现再也无法操控这只小鹿。

游戏不出所料输了，小野也不在意，笑嘻嘻让她继续，又连续输了好几把。

她和小野在游戏里认识已久，知道他在省城某个公司工作，住群租房，是个宅男，脾气不错，就算她打再烂，也从不埋怨。她和小野连过视频，看上去清爽干净。不过，小野老是有意无意言语撩拨，开些荤玩笑，说想当她男朋友。

在第五把游戏输了之后，被挫败的焦虑和愤怒，加上已经不知从哪里来的情绪搅和，她忽然脱口问小野，你想当我男朋友吗？

小野大大咧咧回答：当然啦，我心里可是一直喜欢着你，你都不知道这半年，没你的消息，我是怎么过的。

他又说了一堆话，证明自己有多喜欢。

她毫无拆穿他鬼话的意图，这不过是一个人自报家门，另一个说久仰久仰，若是追问到底是在哪里久仰的，那未免彼此社死了。

她只是鼓着勇气，用颤抖声音问：你想不想和我上床？

屏幕那头的小野明显是愣住了，没想到她会如此果决地摊牌。支支吾吾一通，以为这是陆瑶的试探，但又担心过于正人君子错过这段“缘分”。

她再次问：如果你想，尽管说，不用藏着掖着，我不喜欢婆婆妈妈的男人。

小野于是拐弯抹角，表达了如果陆瑶需要自己必然献身的决心。

退出游戏，她听到窗外传来猫发情的嘶吼，一声紧过一声。她静静趴在飘窗上听着，忽然就泪如雨下。

四

下午三点，她从房间里出来，家里照样没人。她一个人下楼，走出小区。路两边都是高大悬铃木，树叶影子斑驳，落在路上，水泥地也有了湿润泥

泞的视觉。阳光透过树影，照在她脸上，贴成一块明一块暗，明暗不定的。

她一边走，左脚无意识地踢扫着落叶，这些落叶心急了点，还没到季节，就提早掉落。

她心里一惊，想到秋天已到，僻壤乡漫山遍野应该都是金橙色了吧。那里毫无污染，天晴时云少，天空应蓝得触目惊心。毕竟才半年，她没有经历过那里的秋天和冬天，只是把春天和夏天丢在了两百多公里的大山深处。

网约车开到面前，司机和她父亲差不多大，满脸憔悴却还找她唠嗑。她有些紧张，只是嗯嗯啊啊。车开到酒店，司机很热心，还到另一侧扶她下车。

她的脚一踏到酒店门前，之前攒下的勇气忽然又云消雾散。她开始忐忑，开始恐惧，越恐惧越挣扎，但她不能回家，回到那熟悉的家里，那空荡荡房子形成的巨大绞力，会将她碾压成齑粉。哪怕鹿再快，也逃不掉。

她想，作为一个女孩子，主动约男生开房是为什么？她对小野没有恶感，但也仅止于不讨厌而已。她虽然不想守身如玉，但也绝对讨厌过度放纵。

之前在医院规培的时候，她和神经外科的小贾医生谈过一段时间恋爱，但在知道自己要去僻壤乡之后，就理智分了手。她不想异地恋，也不敢赌小贾的定力和人品。之后她再没有谈过恋爱，好可惜，活这么大了，就谈过这么一段短短的恋爱。

她怔怔站着，看着酒店的台阶，积蓄着走上去的力量。酒店门口人来来回回，她架不住别人的目光，终于挪动了。在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忽然有了一种古怪的轻松感，就像指甲旁皮肤起了毛刺，一瞬间撕掉，冒出了微小的血珠。痛，但也有一丝畅快。

她终究还是走了进去，对前台的姑娘说，给我开个房间。

登记完，背后顶着前台诧异目光，她蹒跚着走向电梯。

她特地选了酒店最高一层的房间。

进房后，她站在落地窗前，想拉开窗户，发现有开窗限位器，只能拉开一巴掌大。她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尽量不透过一丝光亮。

酒店的灯成暖橙色，让她多少感觉到心安，缓解了一些紧张。

微信里，小野消息发过来，他已上高铁，还有两个小时到。

时间很是来得及，陆瑶进了浴室，摆好防滑垫，仔细沐浴身上每一寸肌肤。她很久没心思打理自己，这次洗澡，花了她不少时间。

等一切准备好，她给前台打了电话说，等下有朋友来，可以把房卡给他。她关掉了灯，赤裸地钻进被窝，静静等着。

秋天的夜比之前来得早一些，很快，房间暗下来，外面的霓虹透过窗帘，也只能让人勉强看到家具，看不清人的模样。淡淡沐浴露香味混着她的体香，流淌在房间地毯上。窗帘偶尔被晚风吹起，漏进来一点点微弱光影，让她不得不拉起被子遮住脸，只留一双眼睛往外窥探。

陆瑶像躲进树洞的小鹿，有了点安全感。

和小野约定好，以害羞为由，她要自己先开好房，将灯全部关掉，不允许小野看清自己的样子。让黑暗保护住自己，才不会尴尬。

滴的轻微一响，房门缓缓打开，走廊的光亮携带着一个男性的影子投了进来。男人压着嗓子说，是我。

她声音发抖，应了一声。

小野按照事先说的，没有开灯，只是用手机屏幕那点光亮，将门反锁，摸到浴室里，窸窸窣窣脱下衣服，开始洗澡。

男生洗澡快，没多久，淋浴蓬头的声音静止了。传来棉质浴巾擦过肌肤的声音，细碎绵密，潦草迅速，好像生怕晚一些，陆瑶就会反悔。

她还没完全做好心理准备，就感觉到小野已经站在床前了。她感觉到一只手在摸索被面，慢慢地，一股凉气从被掀起的被子缝隙拂了进来。她大气不敢出，一只手紧紧攥住被子。

他坚决地钻进来，一股男性鼻息混合柠檬味沐浴露扑面而来，触碰到她裸露的肌肤，她能感觉到他笑了。这一刻，她忽然后悔，希望自己原地消失。

他瞬间吻住了她，她牙齿紧咬，拳头紧握，手摆在胸前。

他边吻边拉开她的左手，这让本就紧张的她有些疼痛。

他笨拙地吻到她的耳垂，伪装老道地将手指插入她的头发，又勾在后颈上，轻声说，照片里你是长发，怎么剪短了。

她没有应。

他的手抚摸过她战栗痉挛的身体，用有点颤抖的声音说，不要紧张，你的腿放松点。

她还是没有应。

此时的她，耳边正在突然响起熟悉的剧烈鸣叫，像当初僻壤乡的深夜

听到的那样，并伴随着难以遏制的头晕。

小野有些奇怪，听到一阵“咯咯咯”的声音，仔细一听，才发觉是陆瑶的牙齿在颤抖，不但如此，全身剧烈抖动起来，四肢抽搐，这肯定不只是紧张。

他终于违背了来前和陆瑶说好的约定，绝不开灯。

暖橙色的灯光亮了，灯光下，陆瑶双眼上翻，失神地看着天花板，白沫从紧咬的牙关溢出来，同时喉间发出低沉呻吟。

五

陆瑶醒过来时，映入眼帘的是熟悉的绿色。窗帘是深绿的，地胶是淡绿的，床垫是绿白相间条纹的，甚至身上衣服也是蓝白相间条纹的。耳边传来的不是令人恐惧的某个昆虫鸣叫，而是心电监护仪的滴滴声。她侧过身子，监护仪的线路连着自己的身体，上面的数字都是她熟悉的，生命体征平稳。

病房也是她熟悉的，这半年，她数次进来，不同于前三年规培的医生身份，而是以病人的角色进来。

在这里，她原形毕露，就在这个病房，她经历过一次开颅手术，经历过三次化疗。同样在这里住院时，某一天，因为脑内胶质瘤术后出血，她的左侧身子肌力变成了三级，开始麻木，左侧身子变成了半株古檀树。

她也告别了十几年的长发，形成化疗后乱糟糟的短发，像缺乏修剪的盆栽。给小野发的照片，还是她刚工作时候拍的照片，五官晴朗，笑容辉煌。

母亲躺在陪客椅上，正直直盯着她，一句话不说。她也很默契，一句话不说。母女两人就这么相互对望着，气氛凝固。

等到隔壁床出去做检查了，母亲终于开口，为什么？那个男的是谁？

她仰着下巴，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我也想知道我年纪轻轻为什么会得这种病。

这时，医生走了进来，母亲满腔愤怒忽然泄气，抹着眼泪走了出去。

医生问她感觉怎么样，她看着对方，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是小贾。

她此时才感觉到了难堪，那被凌迟的感觉又回到身上。小贾会不会心里嗤笑，更坚定当初毅然分手的决定。她不但败于疾病，也败于人品。

小贾淡淡说了下昨晚情况。救护车把癫痫发作的她和小野一起接到急诊室，叫值班的他去会诊。陆瑶的情况小贾一清二楚，排除了新的脑出血后，确诊癫痫持续发作，用了支咪唑安定针后，就稳定下来，只是人过于虚弱，现在才醒。

小野虽然慌乱，但还是一脸煞白地跑前跑后缴费做检查，住院押金都是他垫付的。直到陆瑶母亲闻讯赶来，他才走。

病情还算稳定，陆瑶也是既来之则安之。反正按照化疗疗程，不过是提早几天进医院。

她习惯了。

几个月前，当她因为耳旁的鸣叫、幻视、头痛、呕吐，来医院检查，被查出时“脑胶质细胞瘤”时，确实崩溃了一段时间。什么都吃不下，就算吃下去，因为药物反应，再好的食物也会吐出来。

她原本对吃喝没什么高的要求，后来对生活也没了要求。别人的美味，在她嘴里，味同嚼蜡，只是满足每天的营养摄入，或者说满足肿瘤那日益增长的消耗。

她惶恐的是每天医生查房。主任会带着几个医生和规培生，一张张床走来，指着病历说，看，你这个磁共振检查的结果。如果是低级别胶质瘤，建议行最大范围安全切除，还要根据年龄、切除程度、分子分型来进行风险分层，根据分层结果，决定要不要辅助化疗。她很年轻，手术我们做不了，要请广州专家做，再考虑经典化疗方案……

主任的语气，像菜场肉贩和顾客商量如何切割排骨，以期卖出适合的斤两。

以前，她是跟着后面的规培生，唯唯诺诺记着治疗方案。如今，是躺在病床上，等待方案治疗的病人，并接受旧日老师的垂询。

她的年龄，在疾病上，成了优势。但没人告诉她，为什么这个高发于40岁以上人的脑肿瘤，会出现在她身上。就像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莫名其妙去最偏远的乡镇。明明是广州请来的专家开的刀，为什么概率很低的术后脑出血，还会出现在身上。这让她不但是一个肿瘤病人，还成为一个中风病人。

她成了一半植物，一半动物的存在，像冬虫夏草，像嫁接了檀木的女

生躯体。

这几天，她等着又一次的化疗。

小野微信里和她说，他回去了。住院部除了陪护，进不来。她道了歉，说吓着他了。小野只是回了一个龇着牙笑的表情。

母亲除了送饭，很少陪她。几次住院，几次撕心裂肺的哭喊，家人也都把这当做生活的一部分，没什么大惊小怪，日子还是要继续。

她有一次在输液时被痛醒，一看，是母亲在给她的左手做关节活动，头侧着，眼神空洞望着窗外远山，母亲的手指甲掐进了自己肉里。

陆瑶没有叫，看着母亲机械扳动自己的左手，仿佛看着园丁在修剪树的枝丫。植物应该也有痛觉的吧。

住院期间，她见过太多人的残破，每个肿瘤病人各式各样，但心理期都差不多，有否认期，愤怒期，协商期，忧郁期，接受期。

她也实实在在被上了一课，也清楚自己在哪个时期，但她也没什么办法。能医尚且不自医，何况她一个小医生。

上次住院，应是协商期，她天天看论文文献，像个研究生做科研课题一样，贪婪关注着胶质瘤的新药和新技术。只不过研究生是为了出论文晋升，而她是为了保命。

只是生活不像小说电影，谁都期待奇迹，但再努力也不可能快速解决问题。新药和新技术，代表的也是昂贵的医疗费用，比如一种所谓靶向的新药，一年就要十几万，还不入医保，而她的医保早已超额。未来也许会有能进医保又有效的神药吧，不知道生存期5年的自己能不能等到。

该接受了。

她开始痴迷于一些无生命的东西。每天拖着下垂僵硬的左脚走出住院部，都会捡一些无用的东西，枯枝、落叶、凋落的花。用旧玻璃杯装了，这些东西呈各种颜色摆在病房窗台上。阳光照进来，这些无生机的东西沐浴着秋日的温钝，她能看很久，仿佛是在看阳光能不能让这些东西恢复生机，亦或者是想和这些东西比比谁的生机更持久。

她也会不怀好意地和别的病人进行攀比，比自己重的，心生悲悯的同时带点欣慰，比自己轻的，免不了自怨自艾。若是有病人在病房离世，她甚至庆幸对方能早点解脱。

她讨厌透露病情，陌生人的每句关怀，像砍在身上的每一刀，刀疤都在身体里一个最幽暗的部分沉积下来。它们像落叶一样越积越厚，直至在身体里开始发酵，开始变质，开始蜕变成一种戾气。

她可以感受到那病变的细胞正在脑部晕染，一个月前的头颅 CT，就侵犯到额叶了。这是大脑控制情绪、认知功能、支配运动的区域。她曾见过一个温文尔雅的老师，在额叶受到外伤后，变成满嘴污言秽语的流氓。

她和医生护士顶嘴，和父母争执，看着他们又恼怒又于心不忍的样子，她有些自虐般的快感。

她主动和小野约会，渴望一次失控的夜晚，渴望破罐破摔。也许不是情欲驱使，而是病情使然。

六

直到这一天。

今天进来一个新病人，是从省城转来的小男孩，白血病，居然是她认识的人，就是当初在僻壤乡那个流鼻血病危的男孩。他在省城住了很久的 ICU，终于病情稳定下来，完成了化疗，同时伴随着倾家荡产。水滴筹做了两期，不能再做了。家里亲戚也借遍了，穷人的亲戚，也是穷亲戚，根本借不了几个钱。

男孩基本是一个人在病房。他爸爸在外打工挣钱，妈妈也不过是一个普通农民。幸好她脑子灵，在医院找了份护工的工作，不但能插空照顾孩子，还能解决住宿问题。东家会顺带给他们送饭，她因此少收些护工费。

男孩和他母亲都是安静的人，即便说话交谈，也很小声，尽量不被第三个人听到。她有时候会躲到楼梯那边，捂住嘴巴，肩膀发抖。

男孩和她先后开始化疗，两个人比着赛的呕吐，比着赛的头晕。两个母亲端着脸盆，她和他吐得像个狼狈野兽。呕吐对于如今人类来说过于多余，它原本只是动物出于误食野外毒物迅速排出的办法，但如今，就算吃的东西没问题，哪怕是晕车，也会导致呕吐。声音从肚子、胃、喉咙、胸腔或别的地方一起发出，使她像个正在哀号待宰的羔羊。

算起来，刚去工作时候出现的呕吐和耳鸣，就是肿瘤的先兆反应了。

打针的时候，男孩会试图扭动身体作为反抗，争取那么一点点拒绝的

权利。他妈妈会握着他的手，说，一会就好，一会就好。同时打开手机，给他看动画片。

男孩妈妈毕竟兼着护工的工作，男孩常一个人待病房，拿着手机看动画片，甚至玩游戏。男孩天真懂事，所有人都喜欢他。年纪小又同时生这种病的人，总能触动到人内心深处的柔软。医生护士还有其他病人，都宠着他，给他带吃的，还有很多绘本和童话书，成为病房的团宠。

陆瑶也会和他一起玩王者荣耀，她还是玩瑶，他玩鲁班七号，一个蹦蹦跳跳的木偶小人。男孩不嫌弃她左手不便，常常方向乱跑。玩游戏时间，那些化疗的反应，也没那么难熬。

她和他，是肿瘤化疗病房年纪最小的两个人了。

陆瑶已经很久没有看过电影和小说了。她如今不喜欢科幻，因为她没有未来。她也不看历史，因为她的过去太短。

她会着翻着那些绘本，给男孩讲童话。讲到一个《七色花》的故事时，男孩说，要是我，就在最后一朵花瓣的时候许愿，让我再拥有一朵七色花。这样我就有无数个愿望可以实现了。

她刮了刮男孩鼻子，说这主意她小时候就想过，可世界哪里有七色花。愿望，从来不会轻易得到实现

男孩说，如果真的有七色花，姐姐你想实现什么愿望吗？

她想了想说，如果可以，我想有个婚礼。

男孩说，这个简单。

男孩用七种颜色的彩纸做了个花冠，给陆瑶戴上。把病床的条纹床单披在她身上，像一袭婚纱。陆瑶哭笑不得，只能依着他，用健康的右手举着输液架，像举着一柄权杖。

男孩手拽着她，往病房外走去。

一个光头脸色惨白的小男孩，一个一瘸一拐脸色憔悴的短发女孩。

走廊上的人看到他们，都露出笑容。这是头一次，面对着别人的目光，她没有感觉到锐利的痛楚。她的身体开始轻盈，仿佛要飘起来。一种残酷的诗意，浇筑入她的身体，在她左侧古树树皮纵横的身体上，绽放开一朵七色花。

他们现在都是童话了。

七

出院当天，小贾把出院记录给她，并告诉她，深圳惠民保的用药目录扩充了，有一种对脑胶质瘤有效果的新药，也已经纳入了惠民保，她可以去申请补助。

此时她想起，虽然人力资源公司把她发配到了僻壤乡，但医保和惠民保倒是实实在在缴在了深圳。

化疗后虚弱的脸庞，忽然泛起了一点红晕。

出了住院楼，父亲的车依旧在门口等着。

在父亲放行李时，她隐约感到背后有目光追逐，回过头，只看到住院楼的玻璃幕墙反射着秋日温煦的阳光。

父亲带着她前行，没有回家，一路往郊区走。她不知道父亲带她去哪，但没有所谓。她打开后车窗，带着风声，从公路两旁无边无际的绿植里掠过。有一段路边，长满了异木棉，紫红色绽放，填满了树梢，感觉它们要烧着了，紫火即将把一切吞没。

远处有个草坪，草坪上满是白色布景，白色的桌椅。有两个新人站在台上，交换戒指。停好车，父亲带着她进入婚礼现场。

阳光从云端洒落，空气清澈，宾客们在祥和气氛中把酒。她看不出台上是什么亲朋，许是父亲的朋友吧。自己不认识更好，免得看见熟人尴尬。

当她坐下时，已是两点钟，仪式已成。新娘抛捧花环节，那捧花竟似长了眼睛，直接就集中她的怀里，引来一阵喝彩。

终于等到新人和宾客三三两两离席。过不多久，户外婚礼现场的工作人员已开始打扫整理。

父亲也不说话，拉着她依旧坐着，似乎在等着什么。

整个场地被工作人员打扫干净，仿佛回到婚礼尚未发生过的样子。

这时，外面忽然来了一群人，不由分说，就把陆瑶围起来，开始化妆。

她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披上一袭洁白的婚纱。等她被父亲拉到了台上，才发现台下已经坐了很多熟人。

小贾和病房的医生护士、僻壤乡院长和那些同事，还有小野和小男孩。

男孩花童装扮，穿着小西装，促狭笑着。这一切是他透露的吧。

这一瞬间，她泪流满面，连忙低头摆弄裙角。

这时，她听到小贾在说话，那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一时竟疑心是从天上传来。

陆瑶，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婚礼，新郎你随便选。

小贾和小野穿着西装，笑容灿烂。

她愣了很久，环视一周，阳光正好，晒在所有人的身上。她眼泪忽然又下来了。

她忙擦擦眼角，低着头，一手拉着男孩。

我选好了。

这场愿望中的婚礼，一切按部就班举行。

她柔软的左手，拉着男孩，而男孩手上，捧着方才那对新人留给她的捧花。

男孩笑着笑着，一点红色从他鼻尖低落，逐渐漾开，染红了胸前那领白色衬衫。

小贾跑上来，那些医生护士跑上来。喊着，叫着。

陆瑶笑容依旧挂在脸上，忘记变化。

八

夜色暗下来，城市这里的夜晚波澜壮阔地暗下来。南国罕见的雪，开始光临，各色霓虹将雪花染成紫色，扭曲着车流。轿车碾压过细碎的雪沙，格外动听。

她早已明白，在世界上，注定有些人是要孤独死去，就像有些狗，知道生命弥留，会和主人告别，强撑着回到野外。

从小，她只觉得家是冰箱，回家只要打开，就有数不清的食物吃，直到吃不下。这半年，家成了自动取款机，一叠叠钞票掏出来。但她知道里面的钞盒已经空空如也，家人拼命往里面塞，甚至将他们整个人都要塞进这个钞盒里。

她在抖音上看到过母亲，虔诚地在公路边，一步一跪拜，就像那些去朝拜的信徒。公路上的汽车疾驰而过，将佝偻的身影远远甩在身后，只剩下一蓬尘土落在身上。抖音评论区里的人们感叹，今时今日还有这么虔诚

的人。

她也知道弟弟，在无数次黑着脸冲她嚷嚷，说自己毁了他的一生。弟弟摔门而出之后，到角落里穿上黄色外卖服，骑着电动车疾驰而去。

至于父亲，更是无限透支自己本已不多的生命力。

她有多少次想着结束自己，包括那次在酒店选择最高的楼层，如果等小野走了之后，从那里一跃而下，对这个世界的遗憾也会少一点吧。好多次她逛到护士站，眼睛都直勾勾看着那一排等待注射的药物。如果运气好，有一支合适的药物能够弄到手，就能无痛苦地解决自己。可惜自己动作太不灵便了，还没进配药室，就被护士发现了。

她一瘸一拐地走在路中间，来往的汽车鸣笛声三三两两响起，她耳边常常出现的那种鸣叫再一次出现了，两者混合，搅和着她的脑浆。

车里的人探出头来，想骂两句，看到女孩满脸的泪痕和一瘸一拐的脚步，又缩回了车窗。

男孩被小贾他们紧急送去医院，只有她趁乱走出婚礼现场，关了手机，不想听到任何消息，无论好的坏的。她就在一株异木棉的树丛后，独自呆了很久。直到天暗下来，才走到路上。

她心里默念那本童话绘本《七色花》。

珍妮想，要让小男孩能够走路！于是，她小心翼翼地撕下最后一片花瓣扔了出去，小花瓣哟，听我说哟，照我做哟！让这个小男孩健康起来吧……

陆瑶不知道走了多久，忽然有一个声音传来，你想去哪里？

她回头一看，看到路中间站着一只巨大的鹿，身上九种颜色流光溢彩。

她想起了和小男孩讲过的另一个童话，九色鹿。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骆驼队因遇风沙袭击而迷路，九色神鹿会神奇出现给他们指点方向。

眼前这头鹿在说，小姑娘，你想去哪里？我带你去。

她知道这是幻视，也许鹿的真身，是和她父亲同样疲惫的网约车司机。

她流着泪说，我不知道，我想去广州，也想去僻壤乡。

九色鹿没有说话，朝着前方奔去。

她痛哭失声，蜷伏下来。